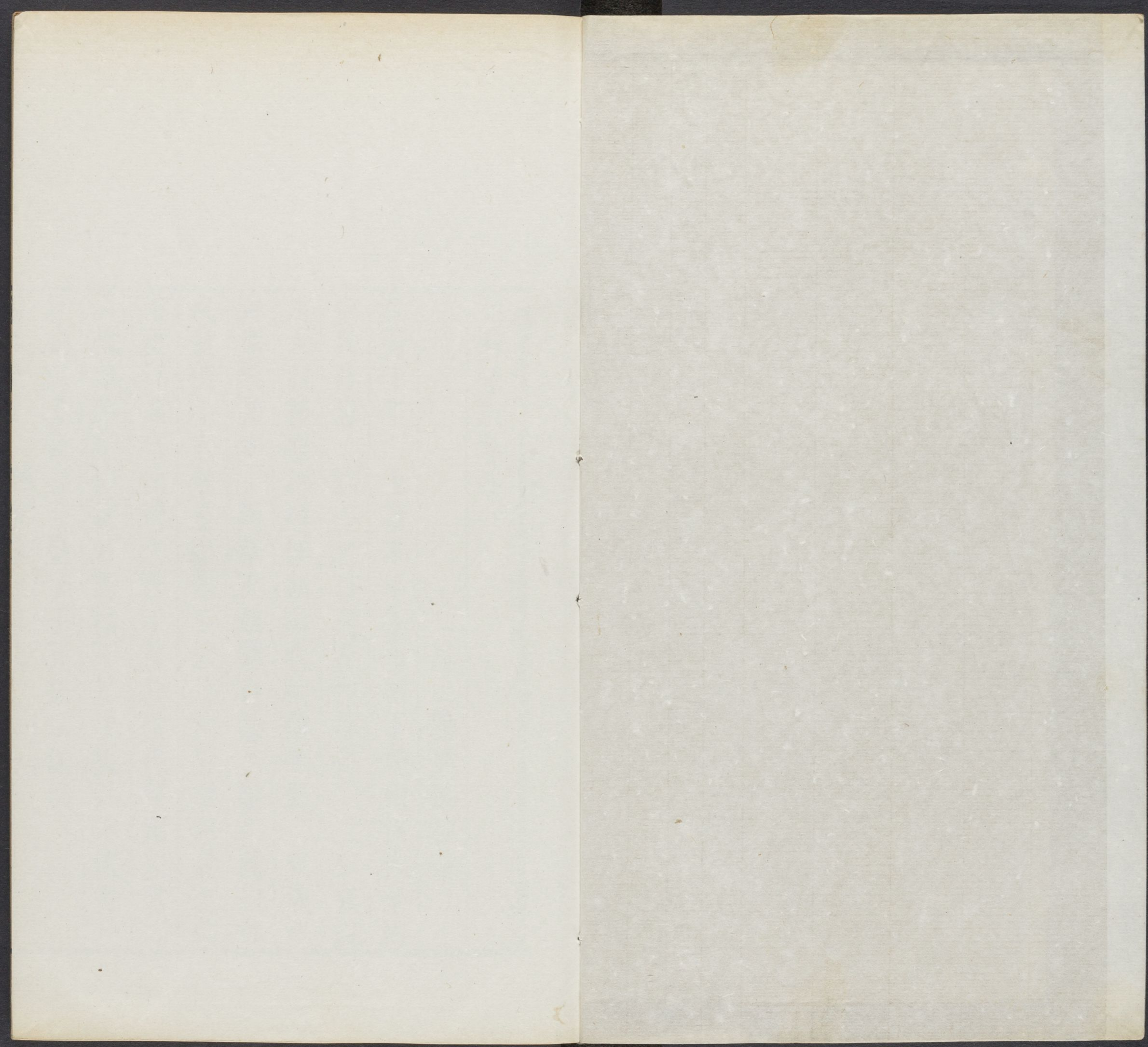


T 9155/0895(4)

4



宋林學士卷四

崑山龔堦果林著

重隆十年 上諭本年各直地丁錢糧按次全蠲
與民休息 詔下之日萬方休祥自 上親履以
來大赦積逋再蠲浮賦歲收稍薄經費 天庾水
患偶乘動支 國帑天地猶有德 皇仁棧以加
矣我僑小人惟是祝豐年慈公竟爾申頌茲之說
乃更沐非常清博之澤予望外者生何福以當之
自惟草茅無以報效爾歌不足頌揚爾有請香一
柱滿天上蒼靈 皇天子孫無不保民

巢林筆談卷四

崑山龔煒巢林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乾隆十年 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
與民休息 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 上嗣服以
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 天庾水
患偶乘動支 國帑天地猶有憾 皇仁蒞以加
矣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
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澤于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
自惟草茅無以報效衢歌不足頌揚祇有清香一
炷禱祝上蒼惟 皇子子孫孫永保民

孔子世家載晏子沮封之語儒者滑稽不可軌法
倨傲不可爲下崇喪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
可爲國按語氣不似晏子試觀左傳所載及孟子
所引其對君稱說引古今皆合體要何至詆儒若
是或是戰國人僞撰太史公援據故實亦儘有此
種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
士士貴者老此仲長統昌言論中語也留心詮叙
者當味此

妹倩李天柱進香元妙觀予亦附瓣香登彌羅寶

閣禮拜畢臨牕四望憶王虹友先生詩云中天星
斗懸牕戶下界乾坤小市朝傑句也天柱幼孤今
年三十餘矣祈嗣甚切予以天柱爲人長厚妹亦
好善天必有以報之無用傍徨也曾於其建醮時
代作一疏中一聯云滌滲奉晨夕有缺慈親弄孫
之歡俎豆祀春秋尙虛王父爲尸之願見者稱其
誠懇

先君諸事謹慎於場事尤小心考具必親檢點猶
恐有戲之者遺以片紙必搜括再三然後入去歲
在金陵與友輩談及懷挾者爲述先人謹慎狀衆

頗笑之尋聞北闈以此獲罪者甚多須信過慎之非迂

宜興周啟嵩立五其始顴削頤逼面稿色蓋薄相也年踰三十猶困小試一夜偶宿南城外夢一雉冠絳衣者易其頭去其龐頓改舊觀又夢一白鬚老人命一金甲神剖周腹滌其臟腑而復納之祝曰清虛似鏡自是文思日進尋登第入詞林嘗見笠翁著柰何天有變形使者戲文耳世竟有符此者大奇

予先世多潛德自侍御公以下凡七世皆爲神迄今猶祭于社其旁支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數十位故世傳龔氏多神有邑子以細故與先曾祖西圃公爭論者公理直彼不能屈自負宦族詎公曰爾祖宗不過多幾個雕塑者耳公曰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以視當時則榮者何如

真義舊有銀杏樹蔭下可布數十席始祖遇仙公手植也公諱猗仕宋爲殿中侍御史以忤賊檜高隱道遇一異人授以栝枝曰枝生處定居行至真義植之枯枝果生乃銀杏也遂家焉世稱公爲遇仙公目其樹爲遇仙樹事載中吳紀聞

我宗自靜軒公理以名藩謚清惠世有廉吏如海
峰公瑾之令閩清攬齋公承恩之判漢陽鳴梧公
起鳳之令杞子孫皆貧不能自存先是邑人有欲
爲清視龔卿之語張元長先生曰此其爲龔氏之
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謂廉吏安可爲也悲
夫先生作崑山人物傳於我宗獨多皆極詠歎淫
泆之致

姚夫人仲淑之婢名墨池蓋夫人善畫竹其宜于
墨之淡者俾受筆而口退其墨故名

國有四民農工賈皆自食其力士則取給于三者
得食較逸然舌耕筆畦裋褐不完往往視三者爲
更苦

婁東某太學本富室子曰與諸貴馳聲騫色家漸
落鬱鬱不得志至自縊死或云遇崇予以崇者心
之所名彼旣不得于中切切自期一死鬼遂得以
乘之豈真有所冤抑不釋耶假使其不爲習俗所
染性或輕財而正用之則慷慨好施豈不亦婁東
一偉士哉雖死生有數亦何至自戕其命予與某
有親誼見其伉爽有情美質也皎皎素絲在所染
之於此有深惜焉

漕政關國民米色不容不計而橫征在所必懲往
時吏緣爲奸官分其橐正數外有加頭斛見時有
浮面多寡視乎強弱勒措在於篩撮糧憲以下名
爲稽察實屬具文康熙末年吾邑有衣冠數輩攻
其弊于上官者卒以賈禍自三韓尹公制兩江周
知其弊大爲振飭一切需索浮攬之弊洗滌無餘
十餘年來奉行不怠省民間之物力可勝數哉
淮南子親母爲其子治疔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
愛之至也使出于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
一也所從觀者異也此與樓緩對趙王引公甫文

伯母同漢人文字猶近戰國

乙丑歲之臘月初八日葬考妣于溪南祖塋之穆
位時值嚴冬天氣和暖操版築者便於赴功咸謂
我考妣盛德所致嗚呼泉壤已封靈輻不返長依
祖禰之體魄永絕不肖之晨昏痛哉痛哉旣葬兄
炳建祠堂于節母祠後望松楸其非遠庶靈爽之
式憑

魏文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吳王又以紙寫
一通與張子布高貴目裴秀爲儒林丈人王沉爲
文籍先生事並風雅然身爲帝王而處極亂之世

尚狃書生習氣寧有遠模大畧

虞山王某以畫得盛名其始則婁東王奉常先生成之也先生故多藏畫有古畫一卷是其所最珍重者某居先生家久見之已游時貴金太傅門洩其畫金遺書借觀實欲取之也先生遲疑欲不與彼方怙侈與之則累世重寶一朝輕棄誼不忍心知某獻媚猶以舊門下必不深辨爲臨摹遺之金得畫大喜而某則辨其新舊筆蹟曰此烟翁臨本也金怒書以誚先生先生不懌者累月作詩遺案間後某至見詩大慙先生敘寒暄如舊

譚元春之母魏夫人以詩書課其子而於榮進甚淡每於諸子下第輒置酒勞之曰此自有定分我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偶閱至此于心有感戚戚焉少時試于學使者已得復失殊怏怏先妣和顏慰之曰學求在我者耳小挫乃尔介意耶正與魏語相類事隔多年忽忽若忘有觸斯感覺一時慰藉之言都堪不朽以是推之吾母之懿訓其可傳于後者何可勝道哉

周太翁安士作江南財賦考於民生有益其子植成進士人多歸美其父

北園在馬鞍之陰因山爲屏疏泉爲沼有卉木亭臺之勝無闐闐囂塵之擾 聖祖南巡常 駐蹕于斯 御書天光雲影顏其堂非獨東海隆遇蓋亦我邑盛事也予生晚不及覩 車駕巡遊之盛然自少至壯每至山間輒往遊焉園丁猶必索錢然後入後以登萊負帑入官卽時拆賣我邑故貧士大夫旣無力以售此園而官斯土者又乏柳州公之雅興園之不保夫又何尤尋有買其地以葬枯骨者改爲廣仁園予賦一律寄慨有諸君創此誠高義不記當年拜 至尊句四方士有問及北

園者實不忍置對

家貧出孝子諺語甚確然孝子而家貧其孝行必不能達于有司并不能聞于里黨予嘗留心博採而樂道其事者絕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父好飲而憐其子貧輒令減省其子陰益之不使父知父臨飲陶然亦遂不自覺其多少事雖微而充此卽可以言孝

太倉沈白漣先生與顓菴公少友善公登三事先生以老明經遊京師相與呼字如故近世無此風矣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帝目爲強項令
絕大風力臨死布被覆身家惟大麥數斛其清又
如此范史編入酷吏傳非是

樊英累辟賢良不就其對順帝岩岩不屈可入隱
逸傳不當以方術目之

東漢宦者蔡倫可附文苑良賀可附名臣呂強可
附忠義

境遇何常在於善處惟不逸于有餘乃可安于不
足南翔二妹家夙稱富厚近頗艱難而子不甚憂
者以妹當富厚時亦未嘗一日自暇逸也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岱誕各鄉之神朝于岱廟廟
有數處石牌介崑山常熟間賽會尤盛屆期水陸
畢集加以鼓柁游拳飛艤競渡玉簫金管蜚逸響
于清波翠袖紅粧流采葩于漣漪洵貢俗之所不
廢亦有興者所樂觀也王父晚歲頗賴絲竹陶寫
嘗於是日延客奏技傾動知音予時尙幼遊興正
狂今當其時况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復幾
伯氏以圍棋冠邑中四方善奕者輒過訪有施生
襄夏范生西平皆浙中年少與新安程蘭如鼎足
莫有出其上者施與范嘗往來予家予不明奕理

巢林筆談 卷四
而默觀其品襄夏端坐凝思落一子神致悠然范
則撫掌搖足以是定二人之優劣

賈子云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名分
嚴國法重焉而我邑之狼僕叛奴無憚日甚其故
何也一在主之不振一在官之不明處尾大之勢
而無欲以持之令卽不行于僕顧名而猶有慮焉
一利其資則予取予求受其籠絡矣此冠之所以
苴履也遇告主之案而按律以治之法先嚴于未
審聞風而知所懼焉一居爲貨則抗訐抗辨惟所
顛倒矣此履之所以加枕也嗟乎冠苴履義已蕩

然履加枕禍可勝道哉

顧亭林先生嘗言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宜廣
集宋元說經諸書無論當否悉貯之先生無書不
讀而識力又高宜其爲此說也愚以經衰于闕略
亦未始不晦于太廣若無論當否悉貯之正恐識
力不定者易誤

先君分校江右得張君文杜卷薦之主司及閱二
場卷失一判業已甄拔主司不忍棄置遂錄之夫
一字錯誤外簾猶必帖出累累數行閱幾人而不
及檢場中洵有神乎張登進士任蒙陰令

外舅王律菴先生歌鹿鳴時祈夢于呂祖廟引入一庫中按匱封識皆州縣名詳之者俱謂他日必任藩憲後宰豐城以委盤庫卒于南昌邸舍

或問予詩如何可作予曰不知也姑就鄙見論詩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而蔽以一言曰真寫得三字真卽村歌亦成絕調不觀古來謠諺有載之史傳垂之後世者乎然則學可廢乎曰否真是詩之根非學無以殖之須於吟誦時得其真氣味然後下筆時可以發我真性情何謂真氣味神在句外何謂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淺神竭韵粘字呆

都不是真氣味熱中人作高尚富貴性談場圃僞君子講節義都不是真性情知此始可與言詩

郡人有收取婦女塗飾賣人作婢妾者謂之瘦馬家蓋以嬌養得名居間謂之白螞蟻言其無縫不棲也此輩相爲表裏于是買妾者輒往揀擇中意則昂其價否則獒以零星謂之看錢遂有浮浪者但辦看錢故作揀擇以恣調趣而瘦馬家往往驅使螞蟻百端誑騙呈樣者以醜易美隱年者指婦作女甚有鼓樂送至舟中喜嬪詭言新人害羞且莫相接而又以遺忘箱籠爲辭登岸脫去受誑者

方施施自得揭巾諦視乃一冠帶泥神迴顧從人多散急往其家理論鄰舍皆云昨宵暫賃不知所往欲鳴官又無指名吞聲忍氣而已刁俗幻變如此

予於聲歌無所諳獨喜笛音寥亮每當抑鬱無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聲淚與俱垂審音者知其爲恨人矣今夜風和月瑩闌干靜倚意亦甚適爲吹古詩一二首皆和平之詞而其聲仍不免于嗚咽何也

歌詩譜從琴中度出寶臣叔得之陶顓若陶受音

律于徐湘州吳中清客莫及也

或謂婦道尙柔剛則必凶愚以爲不然剛有善惡惡則爲猛爲隘婦人得之而嫉悍生焉疾之誠是也善則爲義爲斷節操因之夫何不可且柔亦未盡善也或慈順之不足而流爲暗昧入於陰邪其害更甚卽如易之歸妹六三與上六不得與于初二四九之吉而謂婦道之專尙夫柔哉

西田離州城不數里王奉常公別業也大觀雖遜東園而位置幽雅兼遠眺垂綸之勝壬子大風半就傾圮近聞川東公頗事修葺勝地可保亦幸事

也

壬寅七月以府試入郡偶至滄浪茶肆其賣茶者
年可五旬有文氣爲具述黃生員割勢一案脫口
如瀉水心異之叩其鄰云來未幾日亦不知何處
人朱業師謂此必訟師潛跡者郡城具五民肆市
寺觀中定多可疑人

高貴鄉公幸太學講論諸經甚晰獨於垂衣裳一
段問對俱失上古制作原不成一聖人之手大抵
先其所急漸臻大備乃以衣裳有無疑黃帝與羲
農化殊迂矣而博士淳于峻對以三皇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用足黃帝時人衆而禽獸
寡是以作爲衣裳以通時變衣裳之作豈係乎人
獸之多寡支離不更甚乎又當時司馬權重上下
之分蕩然急宜講者莫如春秋諸經皆講而獨不
及此何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王湛有隱德兄子
濟常輕之一日見湛剖析易理乃嘆曰家有名士
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噫以濟之雋爽猶且久
而後悔而况其他

宋儒以南軒先生之故而進魏公于名賢不知攻

李忠定殺曲端引檜賊者誰之咎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王郤選桓重率其姪芝庭將往西山便道過予且曰吾次姊櫬歸權厝山足金君羈宦京師甥幼未勝扶櫬莫有爲之主者義不敢勞吾子予曰不然爲姨也唁君卽主矣遂附舟夕發三五佳月斜侵半艙吳歛與譙鼓相間欲寐不成劇談徹曉晚過靈巖霜林夕照紅黃滿山偶一命屐不覺步履廊登琴臺矣俄而烟光收黛仄徑窘步遂扶攜而下明旦至費家河村舍則孺人殯在焉蓋停而未壙

也歸而述之於內垂涕不止因代作挽歌一律以敘其悲傷之意

婁東曹季篴秀羸能文與予交甚歡嘗謂予君不藜照史事誰屬予曰君終子衿語寧有大史館容得如許輩季篴曰此非予之私君也先王父嘗言之矣蓋季篴之祖鴻儀先生耄而好古季篴曾以拙作塵覽先生惠予佳章極爲引重意是臨文獎借耳不謂其平日所論如是我何長被斯譽也益愧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

身林筆談 卷四 三
於其父母乎予也一呼使天下後世爲人子者惻然蹙然心骨俱碎

吳中時醫某始以痘科得名漸及大方名益噪負技而驕不多與金錢雖當道或不赴時亦以此受辱服其藥者輒見殺而名不少損蓋小效歸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輕心躁氣不惜以身命嘗者踵相接也旣死闕傳其墮落狗胎有文在腹其子以五十金買養之豈以其奚落窮民妄投藥劑致有斯報耶然而郡人之言不足信羣聚而詆之一如其羣聚而奉之也

予幼時嘗夢與人搏狂叫不止已而聲氣漸微喘若扼吭吾母連呼乃惺惺而格格者累日此亦日間頑放所致嘗登馬鞍山苔徑甚滑爲衆所擠失跌且數丈下有巨石觸之立碎忽覺空中驅向樹間乃止又性粗食易哽噎比長稍加慎遂鮮諸患權載之曰舟有溺騎有墮寢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皆可以致斃信哉

爲至人作文不具絕頂識力寫不出真面目真精神子讀錢鶴灘先生義勇武安王廟碑不勝躍喜其言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

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尙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惟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此義閱千百年無人能發一朝揭出自是絕頂識力不愧爲至人作文
吳人稱父爲阿伯是爸字之誤又稱母爲阿媿本音寐訛如埋人子曰稱其父母而竟不知爲何字耶司馬溫公書儀云古人稱父爲阿郎母爲娘子今則稱子與婦矣

曾王父晚歲建大悲閣于書屋之左平旦卽起盥漱禮大士誦金剛經及佛號日以爲常閣亦有勝致憑檻臨流啟窻見山亘以梅竹蓉桂芳香四襲旁有斗室曰洗心外有小軒曰息廬茶竈畢具真跣趺勝地也復營壽藏于溪南構別墅數楹暇則扶杖徘徊有司空表聖之風諺云人要日日死得此境甚難或以家累未了爲戀公則七十而傳矣或以子孫不振爲憂公則有孫發科矣時先君已登賢書或以後事未備爲慮公則松楸鬱然矣或以萬業隨身爲懼公則勤苦于前焚修于後矣及耄而終

身林筆談 卷四 十五
盡除障礙非福德兼備者不及此

先安節於方伯公行次甚尊其與方伯書稱賢親相公彥文足下稱賢親服屬稍遠也稱相公尊其位也顧文康嘗受業于嫡姪臨文稱老姪先生蓋亦不以親故貶尊也

金壇周名詩妻徐夫人教其子有云財散可來名辱不復真名語也徐兩子一上虞令銓一庶常鍾鍾負異才有賢母而不能遵其訓至身名俱喪惜哉聞名詩先已入鄉賢以鍾故黜之死而有知何以面父于泉下

樵李王星元世習傳神總角一別更二十餘年矣今夏惠顧爲予作採藥圖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圖成栩栩欲活不知畫是我我是畫也

有一生沒其宗女之財女故出家早沒者其人感腹疾常蠕蠕動焉一日腹中忽作語曰爾負我財不急爲好事不汝貸也語畢痛甚因私祝曰苟捨我唯命居久之其人怠忘痛如初憶前語爲舉一葬埋公事

積財已非達者而埋金更屬大愚以有用之財廢置無用雖擁厚貲不免守虜之譏以至公之物據

爲至私卽貽後人亦啟偏頗之釁匪直此也財猶
泉也流則其性違性不祥故有埋積日久爲怪爲
祟者或又去埋金變水或成白漿又往時里中發
窖者見新遺牛糞氣息蒸然可異然則爲富者計
孰若好施與建不朽廉取薄享陰培子孫之福於
無盡哉

肩輿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鄉
位望旣尊固當崇以體統不謂僭濫之極至優伶
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

常厯 帝鄉之懷欲往而中止者數矣去冬氣冲

病發新年轉劇默坐四十餘日乃瘳會內弟宋麟
桓重來結伴遂欣然允之舟中談諧甚暢未見所
苦抵濟寧舍舟從陸氣益蒸炎弱不受穢至東平
漸漸眩頓見食欲嘔矣宋麟假道臨清臨別黯然
將踰梁山病發車中自度前途尙遠不堪顛頓幸
桓重古誼伴送予歸一月之間兩渡江河生死遷
變不惟自累并以累桓嗟乎何遇之窮也旣歸取
前歷試諸艱綴阮途誌歷二卷題詞其後自此絕
意名場矣

古人每於幼時得句占讖癸巳之春子年十歲塾

師王崑發先生以燕語微風日命對子對以鶯啼
細雨春句師極賞其工爾時亦不自知其何况也
及今思之不為嘒晴之鶯而為啼雨之鶯境遇迤
邐之兆歟

三叔母朱孺人圭璧其躬冰霜其操竟不及享子

奉待 天旌抱鬱以沒嗚呼悲夫母待字方笄作

配于繼十年伉儷病裡生涯

叔犯虛症
事病極苦

九載衰麻

喪中度日

舅姑及夫
身歷三喪

代鞠盡寸心之瘁撫躬無塊

肉之遺可謂生人之至艱未亡之極痛者矣而負
托者又外若任勞陰圖中飽量步菲給反受皺顏

既處境之難堪復逢人之不諒母安得不病病安

得不死哉雖然母自少知佛彌留之際猶強起櫛

沐辭父母諄諄以念佛為囑大限方來真如不昧

業債脫淨邦超矣於世乎何戀於人乎何尤

李空同先生作雙忠祠碑文言周之亡也稽首奉

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

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縱橫行縱橫行則亂賊肆

亂賊肆則貞純匿故蘇洵者縱橫者也其言曰比

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

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忠臣

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其論足以扶教維
風其文足以砥庸鍼俗卓識大力一空當世作者
雙忠祠祀龍逢比干

馬鞍山舊歸顧氏按之邑乘雖無明文然幾百年
相沿人無異詞其爲顧氏世業無疑也近有修怨
于顧者聳二三人士具呈上憲謂其占據逋糧戕
賊取利上憲信之斷歸公管刊石著令予於此有
盛衰之感焉文康之後子孫世宦山亦藉以培植
邑人士惟恐此山之不歸顧氏及其衰也斬鑿弗
禁不肖者或因以取利遂使仇家得以藉口奪如

反掌假使顧氏有一二有力者保護此山清其積
逋彼雖智亦何所施其技哉旣予以可乘之隙而
又以赤手空囊與富而多謀者抗訟不敗何待
楊誠齋不爲韓侂胄撰南園記甘受擯斥士論高
之陸放翁爲韓撰閱古泉記世多譏貶愚以楊公
誠高卽放翁閱古泉之作亦不過登覽文字無關
重輕也

韓侂胄忠獻後人鬻權任奸洵屬不肖然其封鄂
王奪檜爵頗有善舉卽伐金之役猶是春秋大復
仇之義未可盡非也特誤用程松致辱國喪師耳

函首送金雖其自取然宋亦大傷國體

世傳蘇叔黨爲梁師成妻服總麻朱侍郎浚白賈似道書萬拜二公皆執節名臣何至屈辱如此多聞闕疑正在此種

今夕是中秋節矣病侵強歲閒過清時功名之士所爲短氣不佞緣以藏拙亦自不惡但簷溜泠泠月光隱翳絕無佳景一生不知幾度此節似此便可扣除

賭博之風莫甚于今日間巷小人無論已衣冠之族以之破產失業其甚至于喪身者指不勝屈近

有諸生犯賭一案教官坐贓落職以下褫革擬罪者數人似亦可以少懲矣而沉溺游場者卒無悛心愚謂蠶蟲尙可通以意氣人爲物靈冥頑一至此耶且盜賊飢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歟數年前隴西有僕馬遵者身受賭害抽刀斷一指自誓于時觀者失色盡謂其能痛改矣乃左創未愈而右執葉子如初

鹿城素稱名邦科第較勝於他邑近甚不振然猶稍稍繼續今閱賢書南北寂然徐北海先生謂馬鞍之有塔如文人之有筆筆頭落矣其何以濟有

輕薄者謂塔去頂如葉子中六須子蓋隱諷賭風之盛而文士失職也

一朝之忿逞于一擊固取禍之階然有不平事情亦難禁我吳有兩大快事陸冢宰完爲諸生時毆方士王臣五人擊奄黨王臣怙寵肆虐拘係諸生抄錄方書完約同袍競擊之幸撫軍王公恕奏列臣罪完等得免五人竟死于毛撫之手快事中又生不平恨不起一鷺而鞭其屍也

邑有一女子旣受聘矣以夫家係人奴誓不嫁將娶之夕截髮投尼菴夫家旣失婚費力詘于再娶

夫之父遂以憤死今年秋夢女而嚇之曰我將厲汝女驚覺猶意夢爲尔耳不足異也是日向午果有大蛇蝥其股女負痛狂走蛇亦昂首尾之若待其斃然一尼以耜斫其頭頭落猶蜿蜿不止火之亦不爇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我不知其出家果不過恥爲人奴否何其舅之痛恨若斯也豈前世已有夙愆又加以今生之負聘遂固結而不解歟七月十四日晚颶風大作庭樹怒號牕戶如裂夜更數起崑治障墻百餘年來從未傾圮至是塌盡沿海漂沒甚于壬子當事大開倉實船粟往哺而

身林筆談 卷四 三
民情刁惡反傲天災凌官長鎮洋冷侯幾被侵崇
川亦屢闕及撫憲至乃止疏聞 上爲惻然以崇
川被災最悉蠲其賦餘命相國高公同督撫兩臺
以災之輕重議蠲勿拘常格于是災黎並沐更生
之德矣
遠族有僑居茜涇者云水大至老幼互組同乘一
富者之屋三日不得舉火被災前無夜不聞哀號
遷徙之聲此其兆也

劉河有一人乘茅屋吹至海中見一大艘燈光熒
熒中有一袍帶者儼坐如大官作檢簿狀顧此人
不在數中急放回其人如醉夢順流得達隍曲
一聞賈橐千金生理盡散于災民豪舉也

成都守王恕齋先生以心疾没于智井前後喪四
子兩孫何遭厄之酷也予爲太原壻得接諸先生
風旨中丞公長厚和平獲壽考發子孫天之報之
者未艾也成都或不及中丞之度量然聞其任刑
曹守成都始終以謹廉自持居鄉不與戶外教子
孫以退讓不可謂非賢大夫矣食報如此令人不
解意者天道忽近而貴遠歟令似景沂亦誠實諸
孫多秀發其必有以光大其烈焉

身林筆談 卷四 三
婁民有冤鬼臨身者家人許以經懺超薦病人作
鬼語曰必得成都王太守誦玉皇經乃解其家以
鬼語謁請恕齋爲誦之果驗恕齋素奉道其經力
足以解人之冤而不能自度其厄何也
傳聞虞山出虎吏兵持弓矢逐之不獲崑人相驚
以虎至愚以劉昆守弘農虎皆負子渡河今卽未
能驅之或未必招之使來有謂我崑從無虎患者
則否弘治己未有姚某渡吳淞江遇虎以虎足陷
淖幸免正德丁卯農人胡山死于虎嘉靖戊戌虎
復至足跡遍三四里卽吳淞一處虎凡三見事詳

方奉常集

天下無不愛其子之父瞽之頑亦緣後妻少子之
惑不然父卽不慈必無忍死其子之理忤逆之罪
何罪乎而敢輕告之哉世之斷斯獄者先究其寵
妾後妻之有無而真情自立見矣

時湖北鍾祥縣
有高氏告逆事

此故書

我不解天地生物何以有毒蟲猛獸尤不解生人
而更有甚于毒蟲猛獸如今之拐子者取人腦墮
人胎斷人肢體慘毒非常前自嘉興發覺鄰郡始
嚴緝尋亦怠弛如我吳殺孩一案承審官以首犯

已斃遂欲寬其餘黨幸蒙大部神明屢次嚴駁臺中亦章論其事 上卽命御史覆審終不能窮究根株不知何時得刈盡此類也聞浙中有大神利其合藥之資陰爲護持或未必然果爾則又與于拐子之甚者矣

方移周正又旅嘉平青帝侵權花先春發元冥失御水不冬凝風自南來輒掩在葵之曜雲行西去并收離畢之光雨滴愁腸燈昏永夜心懷萬端而不寐勉事丹鉛病渝一歲而未瘳怕沾藥石當寒而暖烟出喉吻應斂而舒酥其骨節幸有真師之

妙偈教我安閒

真歇禪師偈云老僧自有安得已安閒法百苦交煎總不妨

祖之神通惺予大夢

巢林筆談卷四終

